

西米
著

西湾

West Bay

西米
著

西湾
West Ba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湾 / 西米著. — 北京: 经济日报出版社,
2017. 2

ISBN 978 - 7 - 5196 - 0098 - 3

I. ①西… II. ①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2109 号

书 名	西 湾
作 者	西 米
责任编辑	王曼珩
封面设计	王左左
插 图	浩 然
出版发行	经济日报出版社
社 址	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(邮政编码: 100054)
电 话	010 - 63567683 (编辑部) 010 - 63588446 63567692 (发行部)
网 址	www. edpbook. com. cn
E - mail	edpbook@126. 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开 本	850 × 1168 1/32
印 张	7. 5
字 数	13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	201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196 - 0098 - 3
定 价	39. 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你正在寻找的东西也在寻找你。 ——鲁米

What you seek is seeking you. ——Rumi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部分	(一)	/ 002
/ 001	(二)	/ 007

第二部分	(一)	/ 014
/ 013	(二)	/ 022
	(三)	/ 031
	(四)	/ 046
	(五)	/ 054

第三部分	(一)	/ 076
/ 075	(二)	/ 084
	(三)	/ 092
	(四)	/ 099
	(五)	/ 107
	(六)	/ 113
	(七)	/ 120
	(八)	/ 125
	(九)	/ 132
	(十)	/ 139

目
录



(十一)	/ 148
(十二)	/ 154
(十三)	/ 156
(十四)	/ 160
(十五)	/ 169
(十六)	/ 178
(十七)	/ 182
(十八)	/ 193
(十九)	/ 199
(二十)	/ 203
(二十一)	/ 209
(二十二)	/ 221
(二十三)	/ 228

插图

(一)	/ 093
(二)	/ 191
(三)	/ 210

后记

/ 232

第一部分

或许，是他厌倦了这种生活，也厌倦了跟她不明不白，没有未来的关系，于是选择了离开。



(一)

孟一楠消失了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么大个人，好像化成一道烟，被奥克兰的海风吹没了。

周一清早，7点半已过，文西赶紧开始换衣服，并不时地望向自己的手机。孟一楠怎么还没来电话，她心里嘀咕着，好几次查看手机是否误按成了静音。住在对面房间的张敏也起来了，穿着睡衣，懒洋洋地倚着洗手间的门说：“今天早上怎么这么清静啊，早请示晚汇报的同学呢？”

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文西皱了皱眉，她跑下楼梯，趴在客厅外面的阳台边缘往下看，并没发现他的车。

真是奇怪，平时7点左右，文西床头的固定电话就会响起来，如同闹钟一样把她叫醒。孟一楠每天早上五点起床，开着他的跑车到市中心一家洋人开的咖啡厅打工，7点收工，打电话叫醒文西，然后来接她上学。孟一楠家里很有钱，一个人住在东区的高档公寓里，之所以住在那儿，是因为他对吃很挑剔，尤其喜欢吃广东菜，东区有很多香港人开的馆子。他每天在咖啡厅打工挣的钱还不够付



市中心的停车费和油费，但他仍然坚持早起来打工，一个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吃得了苦，另一个原因是文西喜欢喝咖啡。他每天早上接文西的时候，总是带着一只精致的小保温瓶，“double flat white（译文：双份馥芮白咖啡），我自己做的。”

等到快8点，还是没来，打他的手机，关机了。文西8点半有课，只好步行去学校。她脑海中不停地回放最后一次跟孟一楠见面的录像——很正常啊，说他父母要来看他，但因他有课，所以父母可能先去南岛。难道他去南岛了？那也应该说一声啊。难道出什么事了？孟一楠这个人，不爱学习，但还算是挺乖的，不至于跟什么人结仇。难道被绑架了？他开跑车，下馆子，看上去是个有钱的公子哥，但在这里的小留学生比他炫富的多了，绑匪不至于盯上他吧，况且新西兰是个夜不闭户、路不拾遗的地方，怎么会发生这种恶性事件？坐在课堂里，文西不停地做着各种假设，各种排除。最后她几乎认定：他出走了。

她去过一次他住的公寓，那是有一回晚上一起出去参加朋友的生日party（译文：派对），午夜才结束。她不想打扰张敏，加上那个party也在东区，所以就去孟一楠那儿借宿了一晚。夜里，两人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，纹丝都不敢动，结果都没怎么睡着。天刚亮，他就送她回家了。所以文西自己根本找不到孟一楠的住处。

从第一次见孟一楠到他失踪，文西仿佛侦探般，把两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反复回忆，试图找到一些线索。她和孟一楠是在基督城的教堂里认识的。那时文西刚到新西兰，在基督城的一所语言学院学习，住在homestay（译文：寄宿家庭）里。Homestay的女主人Eunice每周日带着文西去做礼拜。孟一楠的homestay女主人Alison也去同一家教堂。Eunice和Alison是朋友，于是各自介绍了自己家庭的新成员。本来大家是说英语的，孟一楠磕磕绊绊地说了几句，就把文西拽了出来。

“咱们还是说中文吧，我叫孟一楠，你中文名叫啥？”

“我叫文西。来这里不就是为了学英文嘛，老师说要忘掉中文。”

“我都快被逼疯了。在语言学院里老师听见说中文要骂，在家里，又成天对着鬼佬。”

“都一样啊，习惯就好了吧。”

孟一楠问文西要电话，文西说自己没有手机。

过了约一周，文西给家里写信的时候，孟一楠打电话到Eunice家，估计是从Alison那儿要到的电话。

“嗨嗨，文西，明早上我们一起去上学吧。”

“啊？我每天是走路上学的，要走一个多小时呢。”

“我也想走路上学。”

“你真想走的话，明天7点在教堂对面的路口集



合吧。”

“好啊，明天见。”

就这样二人同行了两天，沿着美丽的艾芬河，边走边聊，原本要走一个小时的路途快了不少。河边的路有些坡度，孟一楠一米八的个子，在下面走；文西一米六出头，在上面走；两人并行，从远处看孟一楠跟文西一边高。他毕竟腿长走得快，文西跟着他就像急行军，有时候过马路，看到绿灯闪烁快要变红灯，孟一楠一把抓住文西的手拼命跑。虽然路上时间缩短了，但文西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边走边听新闻，耽误了练习听力；上课的时候也会分心想一些路上和孟一楠的对话。于是第三天，她跟孟一楠说不要一起走路了。孟一楠问得原因后说：“你就在前面走继续听新闻呗，我在你后面走。”文西坚持不肯，甚至急得快哭了。她扎着高高的马尾，有几缕头发散落下来，在额头上打了个弯，恰好形成了好看的弧度；眉头微皱，大眼睛里含着倔强又无辜的泪水，两颊憋得通红，双唇紧闭，下巴微微翘起。孟一楠看着她，不知道如何安抚或者道歉。第四天，他没来。

两个月后，文西以优异的成绩被奥克兰大学录取。她组织语言学院的几个朋友，还有孟一楠一起自驾游。这一路，去Hammer spring泡温泉，去Kaikoura看鲸鱼，去Akaroa吃法国菜，虽然只是走马观花，但那些美景令他们无比震撼。“以后，我一定要跟自己的爱人来这里好好游

历一番”。不到20岁的文西，带着对未来无限的幻想和憧憬，搬去了奥克兰。几个月后，孟一楠也去了这座城市，成了她的同学。

现在想来，孟一楠似乎是有意追求自己，要不他干吗一直跟着她。但他从来没表白过，哪怕是暗示。而文西，从一开始就表明态度自己是不会在新西兰谈恋爱的，“毕业后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去英国，或者，回中国”，因此两人根本也不是男女朋友关系。但他还是每天来接她上学，晚上陪她在实验室做作业，周末等她打完工，带她去吃饭，都无聊的时候，一起去Sky city（译文：天空城赌场）玩10块钱轮盘赌，输光了就去赌场中心的小舞池跳一支恰恰，赢了就在吧台买吃的把钱花掉。“赢的钱不能带出赌场，不然会遭厄运。”不知道他从哪里听来的这个说法。大多数时候，他们也就赢十块八块，正好够买两瓶啤酒或两块蛋糕。前不久，他们用十块钱筹码压轮盘竟然赢了30倍。二人逛了三四圈，实在没什么可买的，就说好下次用这些钱再来玩一把。

或许，是他厌倦了这种生活，也厌倦了跟她不明不白，没有未来的关系，于是选择了离开。“所以，只有等了。等有一天他从什么地方蹦出来。”文西对自己说。可是，直到她毕业离开新西兰，孟一楠都再没出现过。

(二)

孟一楠走了以后，文西的生活好像没什么变化。周一到周五课业很满，周末两天都在华人超市做收银员。两天工作时间加起来共十五小时，文西除了吃午饭都得站着，顾客不多的时候她还要帮助上货和盘点。这份工作收入虽然不高，但比在餐馆端盘子洗碗还是要强一些，足够支付她公寓的租金。文西在超市通道盘点货物的时候，有时会突然转身看一下。以前，孟一楠经常悄悄溜到她身后，伸出一只手指，戳她的后腰，把她惊得跳起来，然后用嬉皮笑脸回应文西的一脸愤怒。而现在令她失望的是，身后再也没有孟一楠。这个时候，她在想，他到底去了哪里。

除了孟一楠，文西在奥克兰几乎天天碰面的是贾宁。贾宁也是从北京来的，选的课几乎和文西一模一样。两人从脸熟到见面打招呼，再到互相帮忙占座位，一点点熟稔起来。贾宁个头跟文西差不多，齐耳短发，很漂亮的瓜子脸，皮肤稍有些黑。她平时看上去很闷，其实是个神经有些大条的女生。她最爱的食物是麦当劳，“吃麦当劳就是



我出国的目的”，“我天天吃麦当劳都不腻”。此言不虚，她每天从早饭就去麦记解决，手里积攒了无数麦记优惠券。放暑假的时候，她和文西经常去市中心的Imax看电影，之后当然又少不了一顿麦当劳大餐。

“文西，你觉得咱们Finance（译文：金融学）的tutor（译文：助教）David怎么样？”贾宁挑了一根超长的薯条，蘸了些番茄酱，放进嘴里。

“Finance的tutor? 你说那个韩国人?” 文西拨开汉堡的包装纸。

“人家是中韩混血啦。你觉得他帅不帅？”

“一般吧，我不喜欢肤色黑的男生。”

“反正我也黑嘛，哈哈。我觉得他特有魅力。”

“哦？我倒没感觉到，你说说看，怎么个有魅力法？”

“有才华。混血儿就是聪明啊，每次上他的tutorial（译文：辅导课），我都被他的口才和风度迷倒。”

“怪不得你上Finance的tutorial这么积极呢，追着他问问题，我估计这门考试你准能得A+。”

“有帅哥就有学习动力啊，这学期争取拿A。我要争取做Finance的Honors（译文：荣誉学士），做他的学妹，这样就可以天天去骚扰他。”

“他应该有女朋友吧。”文西继续吃汉堡。



“好像有，是个洋人，我有次在校园里见过。”

“那你还这么喜欢他，又没希望。”

“他这样优秀的男人，我配不上啦。我希望他能找个和他一样优秀的女人。”

“你境界还挺高。”

“爱不一定要占有啊，如果能跟他做朋友就很好了。对了，孟一楠还是没有消息么？”

“没有。估计躲在某处逍遥吧。”

“他怎么就这么disappear（译文：消失）了呢，是不是你对他做了什么啊？我觉得他对你算是很不错了，你还想找什么样的？”

“现阶段我还不想谈恋爱呢。”

“话说回来我们也不小了昵。”

那学期结束，贾宁的Finance果然得了A，这让文西着实刮目相看。从大一到大三，这是她得的第一个A，看来单相思真的能提高学习成绩。大三下学期，同学们开始准备找工作，一些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和咨询公司纷纷举办针对毕业生的宣讲会。贾宁和文西，一个想去澳大利亚，一个想去英国，对找工作并不是太热衷，但因为贾宁的偶像要参加宣讲会，她基本每场不落，有时也拉着文西去凑热闹。

“最新情报，富盛、麦锡和波士咨询都给他offer（译文：录取通知书）了，厉害吧，他真是天才！”

“他说富盛挣得应该是最多的，但特别累。他可能最后根据薪酬待遇决定。”

这天晚上文西刚回到家，正准备早点睡，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，里面是贾宁紧张的声音：“文西，David好像生病了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这周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宣讲会，他没参加吗？”

“都没去。我觉得很不对劲，即使是一般感冒发烧，他也会参加的啊。我去教研室找他问问题，听说他请了长期病假。”

“啊？这有点蹊跷，不是都拿了好几个offer嘛，怎么突然请长期病假呢？”

过了一周，消息传来，David罹患了急性白血病，已被医院收治，正在等待骨髓造血干细胞配型。学生会会在学生中心的布告栏贴了倡议书，号召大家帮助配型，特别是



华裔和韩裔的留学生们。

“只需6毫升血液，即可检验出自己的HLA，录入骨髓库进行配型。”

贾宁、文西还有另外5名学生志愿者进行了检验和登记，但均未接到进一步配型的通知。David由于一直没等到相合的干细胞，转而在脐带血进行治疗，脐带血治疗效果比骨髓要差很多。后来有人说他回韩国进行治疗，也有人说他去了澳大利亚。

David得病这件事，让文西和贾宁扼腕叹息，唏嘘不已。一颗金融界的新星，眼看就要升起，却因病黯然陨落。对于留学生来说，优秀的成绩与体面的工作固然是出国的目的和父母的期望，但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了。如果连好好活着都做不到，一切都是枉然。从此，文西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和日常锻炼，不敢再频繁地暴饮暴食。她也决定回国一趟看望父母。

这是她出国后第一次回国，爸爸妈妈都到机场去接她，像迎接凯旋的奥运健儿。文西回国一个月，每天吃吃喝喝，看看国内肥皂剧，跟同学唱唱卡拉OK，时间一晃就过去。等她再回到奥克兰，打开实验室电脑，发现好几封从骨髓库发来的邮件，才想起来当时是用学校邮箱注册的。邮件说有一位在新西兰的病人，与文西的HLA完全吻合，希望她同意捐献骨髓。按照国际惯例，骨髓库没有透